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凡二之十四

~~99
10~~

逍遙文庫
文庫 6
28
10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二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帝系部

皇子

公主皇孫附

羣書要語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假樂金枝玉葉璇源

並六王孫公子不鏤自雕非鸞則鳳分枝若木疏派天潢魏王固表

古今事實

鍾愛少子

漢梁孝王太后少子愛之得賜天子旌旗從千乘萬騎出稱警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二

入言蹕。擬於天子。府庫金錢且至鉅萬。珠玉寶器多於京師。

請封皇子

光武建武十五年。吳漢上書請封皇子。詔羣臣議。奏曰。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宜定位號。以廣藩輔。制曰。可。

養成德器

唐太宗時。皇子雖幼。皆外任都督刺史。褚遂良諫曰。今州縣率做秦法。而皇子孺年。並任刺史。陛下誠以至親。扞四方。臣謂皇子未冠者。可且留京師。教以經學。養成德器。審其臨州。然後遣。楮傳。

分朋角勝

唐高宗上元元年。上御翔鸞閣。觀大脯。分音樂為東西朋。使雍

王賢主。東朋周王顯。主西朋。角勝為樂。郝處俊諫曰。二主尚少。當推梨讓棗。相親如一。令分二朋。迺相夸視。非所以勸敦睦也。上遽止之。

正人檢束

查王宮翊善姚坦。好直諫。王每有過失。坦必規正。官中皆不喜。左右乃教王稱疾不朝。太宗曰。使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召王乳母問。王疾增損。乳母曰。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檢束。王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善士輔佐。王為善事。今王不能用規諫。而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王年少。未知出此。此必爾輩為之謀耳。因命控至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聖政錄。

中丞彈奏

許王為中丞彈奏太宗劾之許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中丞而被推搠上曰朝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羣臣當糾摘汝為開封尹豈可不舉劾卒罰之

下嫁諸侯

以十條公主

周召南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遠嫁單于

單于數強數苦北邊上問婁敬曰陛下誠能以嫡公主妻單于厚奉遣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豈曾聞外孫敢與太父抗禮哉

不以私庇

林慮公主子昭平君尚武帝女夷安公主林慮因病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贖死罪帝許之林慮公主卒昭平日驕醉殺主傳毋繫獄廷尉上請左右為前入贖陛下許之帝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囑我於是為之垂涕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因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遂可其奏

不以私謁

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而賜錢十萬謂羣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難之

格殺其奴

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王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扣馬

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請奪其園

後漢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官掖聲勢遂以賤直請奪沁水公主園

棒破其車

後魏高道穆為御史尉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貞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以私責之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世系表

昔者周有天下封國七十而同姓者居五十二焉後世不以為私也蓋所以隆本支崇屏衛雖其弊也以侵陵王室有末大之患然亦崇獎扶持猶四百餘年而後亡蓋其德與力皆不足矣而其勢或然也至漢鑿秦務廣宗室世其國地不幸世絕若罪除輒復續以存其祭祀與為長久之計故自三代以來獨漢為長世唐有天下二百年子孫蕃衍可謂盛矣其初皆有封爵至其世遠親盡則各隨其人賢愚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仕宦或至流落於民間甚可歎也

律詩

壽皇孫

楊萬里

玉曆當千運天潢第一源本支堯百世有道宋曾孫接武前星

古今圖書集成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二
耀依光大上尊年年會慶節更慶苗蘭孫

壽皇孫

趙彥端

前星炳煥領孫星環拱中天日兩輪四葉重光同聖世千秋佳節近生辰本支秀茂且復且典學熙明新又新喜入威顏天一笑壽觴分賜一枝椿

雜著 係公主

自古帝王之女

昔堯女有娥皇女英舜妹有駮手舜女有宵明燭光湯有帝之歸妹周成王之女嫁于陳並未有封邑之號至周中葉天子嫁女于諸侯天子至尊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始謂之公主秦代因之亦曰公主漢制帝女為公主帝姊妹為長公主

帝姑為大長公主後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藩王初學記

親王

羣書要語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漢制皇太子封為王者受天子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土他如其方色藉以白茅授之歸國以立社故謂之茅土孔安國注尚書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則各割方色土與之更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土取黃者覆被四方蔡邕獨斷漢興立爵二等大者王小者侯而王之號謂為諸侯王後漢建武初朱祐議以為土無二王臣爵皆不過公於是悉封郡公十七年又依舊稱王晉又封國宋齊以後皆封郡隋復封國公初學記周文之嗣分茅

土者十五國漢景之代書簡冊者十三王冊雅文王剪桐貽緒
訓梓垂芳冊澤王男制受茲赤社建爾國家賜廣陵厲王冊親
猶允蔣位比燕荆河間王制周之曲阜元子遣侯漢之平臺恭
王襲父冊澤王男制

古今事實

寶玉展親

武王乃昭德于二姓之邦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旅葵
以朕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周王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
五十三人焉荀君道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不廢懿親也
封建其弟

成王封伯禽於魯詩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

封弟作誥

成王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王曰孟侯朕其弟

剪桐戲封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君史佚請撰
曰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
於唐

犬牙相制

漢高帝王子弟犬牙相制所謂盤石之固本紀作宗室

非劉不王

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不王若有功非上所置而侯者
天下共誅之是以高后欲王諸呂王陵廷爭孝景將侯王氏條

侯犯色

預知反相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祖立濞為吳王，召濞相之曰：「若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然天下同姓一家，慎無反濞。曰：『不敢。』孝文時，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吳王怨望，稱疾不朝。景帝三年，吳王濞等七國舉兵反，遣亞夫灌嬰將兵擊之。」

設醴敬賢

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元王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王茂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酒醴不設，王之意怠，不丟。楚人將鉞我於市，遂謝病去。」

舞袖小舉

長沙定王傳注應劭曰：「景帝二年，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定王但張衣小舉，左右笑其拙。上恠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零陵桂陽益焉。』」

不得干政

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
吳主五子傳

當別親疎

唐高祖武德間，務廣宗支，藩鎮天下，故從昆弟子自勝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舉屬藉問大臣曰：「盡王宗子於天下可乎？」封德彝曰：「漢所封惟帝子后親兄弟，其屬遠非大功不王如周。」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六

郇滕漢賈澤尚不得弗土所以別親疎也先帝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爲私奉非所以示至公於是疏屬王者皆降爲公唯嘗有功者不降膠東王傳

古今文集

雜著

漢諸侯王表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歷載八百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祖詐之兵蚕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智姍笑三代盪滅古法切自號爲皇帝而

子弟爲匹夫內無骨肉根本之輔外二尺土藩翼之衛陳吳魯其自挺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諸侯比境周匝三垂天子自有三河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大哉聖祖之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至于孝武以諸侯王疆土過制或僭差失軌而子弟爲匹夫輕重不相準於是制詔御史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自是支庶畢侯矣詩云文王孫子本支百世信矣哉

律詩

贈汝陽王

杜甫

特進群公表，天人夙德升。霜蹄千里駿，風翮九霄鵬。服禮求毫髮，推忠忘袞與。聖情常有眷，朝退若無憑。學業醇儒富，辭華哲匠能。招宴恩屢至，崇重力難勝。鴻寶全寧秘，丹梯庶可陵。淮王門有客，終不愧孫登。

宗子

羣書要語周以宗強。史天揖同姓。秋官公族蕃滋。支葉碩茂。叔傳太宗維翰。宗子維城。板詩本支百世。文王天子同姓。謂之伯父叔父。曲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杜綿綿葛藟，在河之澗。

注葛生於河之涯，得其潤澤，喻王之同姓得王之恩施，以生長其子孫。詩春秋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稱公族。杜牧書

詩句高帝子孫盡，高準龍種自與常人殊。杜哀王孫

古今事實

麟趾信厚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謂紂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宗盟當先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君若辱，則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左

文昭武穆

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注自祖以下一昭一穆

心居魏闕

中山公子牟曰身在江湖之上心居魏闕之下莊子

庇廕本根

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文十七

以忠而死

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三族屈原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任之同列上官大夫及用事臣靳尚妬害其

能共譖毀之王疏屈原原心煩亂遂赴汨羅自沉而死

招致方術

淮南王安好書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為內書二十一篇好書其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時武帝好藝文以安屬為諸文辨博善為文辭甚尊重之每為報書及賜常召司馬相如等視草乃遣

來獻雅樂

河間獻王德修學好古被服儒術山東諸儒多從之遊武帝時來朝獻雅樂召見甘泉宮帝謂之千里駒以宗正與之贊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

封事極諫

漢書卷之二十三

劉向傳云吾身為白室遺老歷事三主遂上封事極諫

以忠被譖

元帝即位太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擢為散騎宗正為外戚許史宦官弘恭石頭譖皆免官

青藜校書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授向五行洪範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出懷中玉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拾遺記

齊於編人

光武自宗室諸侯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親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朱浮傳

為善最樂

後漢東平王蒼武帝詔曰者問蒼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為善最樂肅宗即位朝廷每有疑政輒驛使咨問蒼悉心以對皆見納

小山大山

劉安招隱士詩序招隱士者淮南王之所作也昔淮南王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知著作篇章分選詞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詩曰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拳相樛

援筆成詩

魏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善屬文時鄴建銅雀臺新成大祖采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

錦囊賦詩

李賀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
召見金鑾

賀知章言李白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
食親為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召入為樂章
而曰已醉左右以水頰面稍解援筆成文

天子同庚

英宗在濮邸與燕王官族人世雄厚善兩家各生子同年月日
時是為神宗而世雄之子令鑠也神宗後即帝位令鑠進士及
第為宗室登科第一

古今文集

雜著

唐宗室贊

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奸諛幾亡天下程知柔在位無
所發明林甫在奸臣傳知柔相昭宣附宣惠太子輩傳後止敘
七人然李麟乃懿祖後李逢吉李蔚俱隴西同系李宗閔出鄭
王房李揆亦出隴西宰相共十三人不同作傳何耶

進仙源類譜表

呂祖謙

天發慶源衍皇支於有永國嚴大典章烈祖於無疆今日載蠲
上儀交舉竊以建邦啟土曹本出於神明扶世導民德實參於
化育厚裔苗之憑藉培曆運之靈長炎宗肇興上通元造昭陵
在御專以至仁聖光覃被於雲來流澤涵濡於億兆厥開真主

並緝曠文譜增屬藉之華牒冠史臣之錄發揮昌緒見小宗太宗之蕃中載宏綱示特書屢書之重源流綜貫典冊崇成繇宣祖以來盛星羅於霄極若明道而後實日靖於洪圖振振信厚之風皞皞泰和之治銀橫焜漾王版闕嚴千八百國之封先乎異姓五三君之籍允也同符懿鑠龐洪函生閭惲恭惟陛下隆恩睦族駿惠紹基帝系綿延鑒枝葉本根之輔皇猷渾灝思規摹築燹之遵式是不彙對干華且臣等參聯庭采親覩邦祺垂統聿傳陋柳芳永恭之譜林聲遠繼賡石介慶曆之詩

律詩

同子瞻和趙伯充團練韻

黃魯直

金玉堂中寂寞人仙班時得共朝宸兩宮無事安盤石萬國歸

心有老臣家釀可供開口笑待兒工作捧心顰醉鄉乃是安身處付與升平作幸民

外戚

羣書要語瑣瑣姻婭則無無仕節南山有貴戚之卿孟子軒冕王官同許史之繁漢婚姻帝室比姜媯之宜周燕集流車躍馬豈無甲觀之親湫宅閑門不有椒房之勢同上

古今事實

遠戍母家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

尹始禮法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尹氏姑氏周室婚姻之舊姓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尹氏姑氏之女有禮法都人士

王之元舅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作亂被誅

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顯兵秉政因謀作亂太尉勃北軍不得入紀通迺令持節矯內勃北軍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祖為劉氏左祖軍皆左祖勃遂入北軍逐產殺之不以私相

張蒼免相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有賢行欲相之日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嘉為丞相本傳

為相傲兄

武帝即位田蚡以肺腑為相權移主上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北嚮自坐東嚮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用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

恃恩誅族

霍光受遺詔輔昭帝昭帝崩迎立宣帝是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後因藥殺許后霍氏連坐誅

滅者數千家

同日五侯

元后王氏成帝母也王莽之姑家凡十侯五大司馬外戚莫盛焉成帝立尊為太后以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王氏之與自鳳始河平二年王單王商王立王根王逢五人同日封其日黃霧四塞

能制外戚

光武閱傷前代權臣大盛外戚與政后族陰郭之家不過九卿親屬榮位不能及許史王氏之半耳東觀漢記

避椒房嫌

馬援女立為顯宗皇后永平間畫建武中名臣列將於雲臺以

椒房故獨不及援

四姓小學

永平中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學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不私其兄

明德馬皇后顯宗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章帝請曰黃門舅且夕供養且一年既無裒異又不錄其勤勞母乃過乎太后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官之家故不著和熹鄧后和帝后也帝每欲官爵鄧氏后輒哀請謙讓故兄臨終帝世不過虎賁郎

戒外家儲

明德馬后云前過躍龍門上見外象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綠襦領袖正白視御者不及遠矣其車服文軌者更絕屬籍於是內外從化

尋訪外家

隋文帝外家呂氏甚微求訪不知所在開皇初汝南郡上言有男子呂永者自稱有姑字苦桃嫁楊氏勘驗知是舅家而貴之

世為帝戚

竇氏自武德以來尚主者八人女為王妃者十人竇威曰臣家在漢再為外戚至元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夙夜懼不克任帝曰公以三后族夸我耶關東人與崔盧皆猶自矜大公世為帝戚不亦貴乎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外戚傳敘

班固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用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及有嬖而紂之滅也嬖姐己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大任太姒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故易基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隆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况卑下乎

唐外戚傳敘

宋子京

凡外戚成敗視主德何如主賢則共其榮主否則先受其禍故

太宗檢貴倖裁賞賜貞觀時內里無敗家高中一宗柄移艷私
 產亂朝廷武韋諸族耄嬰頸血一日同汚鉄刃元宗初年法行
 近親裏表修敕天寶奪明委政妃宗階名反虜遂喪天下楊氏
 之誅噍類不遺蓋數十年之寵不償一日之慘甲第厚貲無救
 同坎之悲寧不哀哉代德而降闡尹參嬖後宮雖多無赫赫顯
 門亦無刀鋸太戮故用福甚者得禍酷取名少者蒙責輕理所
 固然若長孫無忌之功武平一之識吳赦之忠弗緣內寵者自
 見別傳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三

建安

祝穆

和父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人道部

師

羣書要語 凡學之道嚴師為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一當其為戶則弗臣也當其
 為師則弗臣也太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善
 學者師逸而功倍又從而庸之不善學者師勤而功半又從而
 怨之學記 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 人其父生而師教之曲

事類彙編前集

卷之二十三

九

禮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語二當仁不讓於師十五凡講問席間函丈函容也容杖足以指畫曲禮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也故因曰師資老子魯昭公日子既生不免於水火毋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師之罪也穀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子張人之患在好為人師離婁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楊子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同上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學行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告子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尚書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鄭世家如僕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

弟子之列韓

古今事實

百世之師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實盡心

孔師老聃

孔子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吾將往矣家語

遠來求師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難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趵而不敢息今吾觀子其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莊

曰言不惜物也

束脩為禮

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傳授源流

孟子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假館受業

曹交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告子

不忘其師

隨武子納諫不忘其師言善不失其友因隨會也諫則言聞之於師

從師卒業

蘇秦張儀俱事鬼谷先生受押闔之術十有二章復受轉丸祛篋二章然秦儀用之裁得温言酒食坐席交往貨財之禮耳秦也儀也乃復往見具言所受於師者行之少有口吻之驗耳未嘗有傾河填海移山之力先生曰為子陳言至道齋戒擇日而往先生乃正席而坐嚴顏而言告二子以全貞之道

相次受業

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學士皆師尊之

從居授學

鉅鹿侯芭常從楊雄居受其太玄法言

前施絳帳

馬融教授諸生常有千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禮待不同

安昌侯張禹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崇愷悌多智每侯禹常責師且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女相對優人絃管絲竹鏗鏘極樂宣之來禹見之於便坐講論經義日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兩人聞知各自得也

易已東矣

田何受易於丁寬學成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已東矣

吾道東矣

鄭玄事馬融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

夜尋誦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本傳

不稱官闕

汝南應劭自贊於鄭玄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達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劭有歎色

輕東家丘

邢原欲遠游學詣長安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乎原答曰然崧曰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也原曰人各有志所向不同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探珠者豈可以登山者不如海之深入海者不如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則君以僕為西家之愚夫耶崧辭謝焉

學非一師

夏侯勝始從始昌受尚書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所學非一師

擔囊負笈

吳商故鄣人學通五經百氏四方學者擔囊負笈不可勝數

吾之師表

潁川荀淑至真陽遇黃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終日不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

舌耕得粟

賈逵通經門徒來學不遠萬里獻粟盈倉或云逵非力耕所謂舌耕拾遺記

貴游知學

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嘗改易姓名杖策騎驢負笈從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大學客入公府定省父母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白首北面

賈瓊曰夫子文中十五為人師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

門人遭時

王福時雜錄先君門人布在廊廟魏徵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曰生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主必愧禮樂

薦進其師

前試宣州溧水縣尉胡震博通六經華皓一志臣童幼之時於震受業豈謂年踰四紀位列三公雖自君息亦由儒訓臣幸因家門舊事輒敢薦聞李德裕集

不叛其師

韓愈答孟簡書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孟簡

師道不尊

唐韋表微以學者薄師道不如聲樂賤工能尊其師乃著九經師授譜以詆其違

二程師授

明道先生程顥字伯淳伊川先生頤字正叔少侍父珂通守南

安軍時濂溪先生周順茂叔為理曹椽相從講學遂能紹千載不傳之秘

止求學者

伊川先生隱居龍門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後乃有悟

橫渠先生張載字子厚年十八以功名自許又訪諸釋老之書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見二程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

吾道南矣

龜山先生楊時字中立尋嘗謁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明

道甚喜。毋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

鄰齋師事

呂希哲字源明，與伊川鄰齋。首以師禮事先生，而四方從遊者日益衆。

坐春風立寒雪

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定夫、楊中立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爾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三尺。涪陰記善錄

体用之學

安定先生胡翼之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爲高弟。凡綱紀於學者，彝之力爲多。後召對，上問從學何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而不可變者，其体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躰用爲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尤病其失，遂明躰用之學，以授諸生。故今學者明夫聖人躰用以爲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悅。李薦書

隨資而教

客有話胡翼之為國子先生曰番禺有大商遺其子來就學其子儼若所齎千金染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儆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足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惧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與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義然後為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薦書

以子妻之 以下係師門議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京兆擊恂以儒術教授隱於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馬融從之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

壻編其文

昌黎先生歿門人隴西李漢辱知最厚且親送收拾遺文無所墜失 文集序

服喪廬墓 以下係為師服喪

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服三年心喪畢相訣而去唯子貢廬於冢上凡六年然後去 史記 仲尼既歿弟子皆冢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 家語 孟子曰昔者孔子歿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向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

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孟子檀弓注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

為師起墳

侯芭從楊雄受大玄法言雄卒芭為起墳喪之三年本傳

弟子無服

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檀弓

古今文集

雜著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

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以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

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郊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就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

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批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沉湎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詰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其方左右其宜先生之於為人可以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

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
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頭
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
大木爲杗細木爲桷薄櫨侏儒椳闌居椳各得其宜以成室屋
者匠氏之功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
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
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
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宗王太論以興逃讒于楚
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
其遇于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
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

歲靡廩粟字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
役役窺陳篇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
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賄之有
亡計班資之崇卑忘量已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
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之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責沈

陳瑩中

適越而北轅越不可至徙越人而置於齊里則越語可易而爲
齊然則氣質一定而不能自易其習者未嘗察也天氣而地質
無物不然人藐乎其間亦一物爾物與物奚以相遠或哲或愚
不繫其習乎思誠之道莫先於學務學之要在於求師顏子之
不遷不貳得於孔子希顏之人將孰師焉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子路不對。夫葉公有知人之明，有謀國之忠，愛賢而得民，慎微而憂遠，其事皆有可指，其遺語之記於緇衣者，亦可觀焉。則於其問也，何足對哉。陳良楚產也，而能使北方之學者莫或先之，故孟子以良為豪傑之士，為其能悅周公孔子之道而已。不知仲尼則雖賢如子高，亦孔門之所不對也。為士而稽古者，可不鑒哉。予元豐乙丑夏，為禮部貢院點檢官，適與校書郎范公淳夫同舍，公嘗論顏子之不遷不貳，唯伯醇有之。予問公曰：伯醇誰也？公默然久之，曰：不知有程伯醇耶？予謝曰：生長東南，實未知也。時予年二十有九矣。自是以來，嘗以寡陋自愧，得其傳者如楊中立先生，亦未之識也。崇寧之初，兄孫漸就學其門，時予在合浦，始獲通問。予之內訟，改過賴其一言，漸於是時亦以所

聞敬事之謬。予始忽其言，久而後知其為藥石也。今漸來天台，考其學益進，聞其言益可喜。陶染薰鑄，有自來矣。舉修步於南溟，觀洪濶於北極，此可遠之基也。始之不謀，何以得此。古之善學者，心遠而莫禦，然後氣融而無間，物格而不貳。然後養熟而道疑，山上有水，其進也漸，合抱之幹，豈一朝一夕之所可俟哉。人之患在不立其基，基立而不勉，亦何以愈於彼乎。物之始終可不嚴哉。始識而終成，同乎一默，非言語之所能究也。予以多言取禍，尚未誅殛，戴息自幸，不知歲月之久，而生死之有二也。既老且病，手痺目昏，簡編筆硯，殆將捐棄。今於漸之行，不能一言作責沈以貽之喜，漸之能謀其始，而萬之使有成也。二年八月九日了齋書。

了齋以蓋世之才邁往之氣包括宇宙宜其自視無前
矣乃退然不以賢智自居而以不聞先生長者之名為
媿非有尊德義之心而以自勝為強何以及此高文大
筆傳之天下使世之自廣以狹人者有所矜式豈曰小
補之哉紹興甲寅正月申休龜山楊時書

古詩

送區弘或云即區冊

張籍

韓公國大賢道德赫已聞時出為陽山爾區來趨奔韓官遷刑
曹子隨至荆門韓入為博士崎嶇送霸輪

妾薄命

陳無已

此篇蓋為曾南豐作乃以自表見其不更他師也

主家十二樓一身當三千古來妾薄命事主不盡年起舞為主
壽相送南陽阡忍着主衣裳為人作春妍有聲當徹天有淚當
徹泉死者恐無知妾身長自憐

觀文忠公家六一堂圖書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明下士累已聞其風中年見二
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
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
兩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人與同屢數况有歸敢
有貪天功集古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為第一手未有百世公
廟器刻科斗寶樽播革蠱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琤瑤插架一萬
軸遺子以固窮素琴久絕弦基酒頗闕供向來一辨香敬為曾

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其已遠千歲幸一逢五
不可待草露濕寒蛩

詩話

師生俱賢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歐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
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棟以次收拾
棟與穰先生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
合樂雅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詠奏琴瑟之聲徹于外

交友

定交 擇交附

羣書要語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公羊 勿疑朋蓋箝 豫卦 十朋之

龜益卦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易係 麗澤兌

君子以朋友講習易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

曲禮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表記相觀以善謂之

摩學記子夏曰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檀弓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學記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

不相見聞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義同而進不同而退其交友

有如此者儒行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士有爭友則

身不離於令名並記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

有不須友以成者親又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

矣伐木下子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伐木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

遊稱其信也。曲禮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語朋友數斯疏矣。朋友切切偲偲語上交不誦下交不瀆。易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疏不拜者有通財之義。並語白頭如新傾蓋如故。初相識至白頭不相知家語孔子曰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是以君子謹其所與處焉。家語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金之者鮮矣。後漢王吉傳

詩句相識雖新有故情。白集欲迎先倒屣並坐便傾樽。劉賓客

近世交道喪青松落顏色。孟郊途窮見交態。杜

定交一見如舊。房元齡傳

擇交輕交易絕君子所耻。表記比之匪人。比卦毋友不如己者。

語君子先擇而後交故寡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多怨。文中子

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文中子

子懷道守義非其人不交。韓集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

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孟子

詩句四坐無凡賓。李白審友門庭無雜賓。孟浩然

古今事實

孔子四友

聖賢類集前集 卷之二十三 十四

孔子曰文王有四友自吾得向也門人加親是非疏附耶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至是非奔走耶自吾得師也前有輝後有光是非先後耶自吾得由也惡言不入於耳是非禦侮耶

以兄事友

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平仲季朝書

雖饑不見

子輿與子桑友淋雨十日子輿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笑鼓琴曰父耶母耶人乎天乎子輿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弗可得見莊

莫逆於心

子桑尸孟子友子琴張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交子

桑尸死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子貢曰彼何人者耶修行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莊子

久而能敬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世莫可語

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淮南子

結為死友

羊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烈士傳

惡為藥石

臧武仲臧孫紇也孟孫死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

之惡子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
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
其毒滋多

同師之友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莊子德充符鄭
崇弟立與傅喜同門相友善西漢盧植字子幹少事馬融與鄭
立同門相友

無與為善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與為善矣唯夫子知我
也

夢中相尋

六國時張敏與高惠為友每相思不能得敏便於夜往尋但行
至半路即迷不知路

為刎頸交

廉頗與藺相如為刎頸交

見利賣友

天下以鄙吝為賣友為見利而忘義也

相得甚驩

魏其灌夫兩人相引直相得甚驩無厭恨相見晚也

歡如平生

馬援見公孫述以為當握手歡如平生

膠漆不如

事文類聚前集

雷義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聽命鄉里爲之語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

爲忘年友

彌衡有逸才少與孔融交時衡未滿二十而融已五十爲忘年交鄭當時年少其所交者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山濤與稽康等爲竹林之交著忘年之契王戎少阮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

託其妻子

朱暉與同縣張堪爲友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給之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已信於其心也

結綬彈冠

王吉與貢禹爲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又蕭育與朱博爲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

何時抵掌

曹修交南都劉損曰艱難之際頗懷朋友何時相與抵掌一笑滌我塵冗

與談必久

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宴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如期而至

後漢范式字巨卿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各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過拜尊親至期元伯白母請

設饌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母，盡歡而別。

遇賊不避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既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寧以我身代友人命。」賊知其賢，旋軍而還。

同年友善

周瑜與孫策同年，獨相友善。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

總角之好

孫策下令曰：「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

見侮不較

程普以年長，數侮周瑜。瑜折節不與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瑜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江表傳

同輿連壁

夏侯湛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師謂之連壁契若金蘭。

契若金蘭

山濤與阮籍、嵇康皆一面契若金蘭。

千里命駕

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從之。

小人共載

陶侃至洛陽，時郎中令楊暉侃州里也。侃詣之，暉與同乘，見中

書郎顧榮榮甚奇之吏部郎溫雅謂韓曰奈何與小人共載韓曰此人非凡器也本傳

青雲之交

江淹曰袁炳字叔明與余有青雲之交非直銜杯酒而已

時請一言

衛玠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

為耐久朋

魏元同與裴炎締交能保始終時人呼為耐久朋

落落晨星見同年門

見其所與

李元賓既沒其文益可貴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

如元賓焉韓答李師錫書

出謁更僕

韓參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氈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為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為負一箱將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別去後舉韓亦登第皆至參政邵氏錄

約更為傳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為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

敢優劣之者。一公既約更相為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為景仁傳其畧曰。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蓋二公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仁宗時論立皇嗣。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神宗時論新法。其言若出三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嘗謂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墓誌

友三偉人

昔王文正公居宰府二十年未嘗見愛惡之迹。天下謂之大雅。寇萊公左君。天子却我狄保社稷。天下謂之大忠。樞密馬公慷慨立朝有犯無隱。天下謂之大直。此三君子者。一代之偉人公。

與二三子深相交許。情如金石。則公之道可知矣。
范文正作王元之畫像序

少日同窓 見館賓門

傾蓋相語 以下係定交

子華子程本友。自鄴遭孔子於塗。傾蓋而顧。相語終日。甚相親也。
子華子

定交杵臼

後漢公沙穆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賃舂。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問交 以下係擇交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友勝已者

賜也。好友勝已者，商也。好友不勝已者，家語

非德不交

趙與閉門却掃，非德不交。續漢書

師友荀陳

李膺性簡，尤無所交接。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續漢書

所至擇交

邴原至陳，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洽。

郡則親盧士幹。魏志郭泰傳：適陳留，則友符儔、明遊。大學則師

仇季智之。陳國則親龐德公。入汝南則交黃叔度。

耻兵子語

劉巴不與張飛語。諸葛亮問之，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海錄

不交流俗

陸龜蒙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韓愈

子厚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亦在選中。崑山播

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竟得親在堂吾不忍竟得之窮
 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于朝將拜疏願以柳
 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上白者夢得於是改刺
 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失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
 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
 生死不相負背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及眼若
 不相識落落階差不一引手救擠之而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
 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
 少媿矣

古詩 以下係擇交

審交

孟郊

種樹須擇地惡土變木根結交若失入中道生謬言君子芳桂
 性春濃寒更繁小人槿花心朝在夕不存莫躡寒水堅中有潛
 浪翻唯當金石交可與賢達論

擇友

孟郊

獸中有人性形異遭人隔人中有獸心幾人能真識古人形似
 獸皆有大聖德令人表似人獸心安可測雖笑未必和雖哭未
 必戚而結口頭交肚裏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順世間逆惡人
 巧詣多非義且苟得若是做好人堅心如鉄石不諂亦不欺不
 奢復不溺面無恡色容心無詐憂傷君子大道人朝夕常的的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卷之二十三終

摘我園中蔬陶淵明 朋交日凋謝存者逐利移子寧獨迷誤綴
綴意益彌韓寄崔立之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杜與源明度
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柳惲 厚祿故人書斷絕杜征夫

古今事實

不棄踏履借用

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走王忘其踏履已行三十步王返取之
左右恠而問之王曰楚國雖貧豈無一履哉吾悲之與俱出而
不與之俱返矣於是楚俗無相棄者賈子

不棄箸簪借用

孔子遊於少原之野聞有婦人哭於澤中甚哀孔子使弟子問
焉對曰向刈著薪亡吾箸簪是以哀孔子曰刈著薪而亡箸簪

有何悲也對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不忘故也韓詩外傳

無失其故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柳曰故者無失其為
故也檀弓

班荆與食

初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子朝之子聲子相善也
及伍舉奔晉聲子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時言復故班荆
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

重見故人

景差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恋恋之心昨
到夢鐸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閉心自足矣

綈袍戀戀

范曄見須賈賈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綈袍賜之後曄謂賈曰公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史記

道逢練裙見先友門

斬其故人

陳勝既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門吏不肯為通勝出遮道而呼涉乃召見載與歸後宮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勝斬之諸故人皆引去

故人遺扇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懷章綬至舍其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敷乃勞之曰無罷乎遺以紈扇買臣至郡以為上客

脫粟見待

公孫洪起家為丞相食故人高賀以脫粟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的怒而去語人曰弘身服貂蟬衣麻象內厨五鼎外膳一肴其儉詐也弘聞之慚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

故人無子

漢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流涕責妻子曰呂公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

獨有二夫見故吏門

造門叙舊

孔融造李膺門語門者我是李君通家子弟

詳見謁見門

已為鬼錄

昔年疾疫親故罹其灾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遊處謂百年可長相保何數年之間零落殆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却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自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

魏王粲傳文帝與吳質書

盃酒叙舊

嵇康絕交書云今但欲守陋巷養子孫時時與親舊叙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

始合終睽

南陽翟道淵與汝南周子南少相友共隱於潯陽唐大尉說周

以當世之務周遂仕翟秉志彌堅其後周請翟翟不與語

多擢舊交

何晏遷待中主選曹宿與有舊者多擢用之

迎友之喪

范雲好節尚奇專赴人之急少時與領軍王駭善駭亡于官舍貧無宅居雲乃迎喪還其家躬營啗飲

故舊難恃

宋何柳與顏峻友善及峻貴柳猶貧素自許不推先之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暴時意耶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為南唐郡涉義宣事敗係獄屢密請峻求相申救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多有以故舊

自恃宜以此為戒 楊公筆錄

兄弟有契

温大雅在隋與顏思魯俱在東宮弟彦博與思魯弟愨楚同直
內史省弟彦將又與愨楚弟遊秦與校祕閣一家兄弟各為一
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為優其後職位温氏為盛 唐書

賤必均禮

岑文本生平故人雖羈賤必均禮

不私故人

裴瑄為相有故人求京兆尹判司瑄曰公才不稱此官不敢以
故人之私傷朝廷至公他日盲宰相憐公者不妨得之瑄則不
可

古今文集

雜著

送侯權秀才序

白居易

貞元十五年秋余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宣城守所貢明年春
余中春官第既入仕凡歷四朝才耗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白髮已多矣時子尚
為京師旅人見除書走來賀余因從容問其官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曰日削月朘矣問別
來幾何則曰一十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文才七氣
我爾不相下今余猶小得遇子幸無成由子而言余不為不遇
爾嗟乎侯生命實為乏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謁

東諸侯恐不知我者多請一言以寵別余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送盧處士謁宋丞相序

陸龜蒙

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脩先君之業門徒弟子有若鉅鹿魏公河南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隋亡文中子及門人歸于唐盡發文中子所授之道左右文皇生人受賜豈非文中子之書始塞而終通乎文人文中子外諸孫也誦文中子之書不絕于口一旦訪龜蒙曰宜中兵荒來人不足天家之食安能遂退藏耶吾從子相天下美吾西而見之龜蒙曰文人外族之門人實作良輔今復家有丞相必以房魏二君致君中興是內外有德於四海也此

行徒東歸乎丞相未升甲科時年纔出弱冠龜蒙幸參遊中以兄事之許與膠固形於誅歌及丞相為朝鉅儒居特從之列龜蒙江湖邊病不能起一耒而耕一缸而漁有文三十編書數十標未嘗干求諸侯故沒沒然無一人道着名字今丞相方築太平之基架群材立清廟文人乘間宴語幽文試丞相意復念以小謝城北秋霖聲高中夜對榻有苦吟生耶因文人之行叙房魏得王佐之道丞相追正觀之風小子復言曩日之分雜而書之用以為送

古詩

停雲

陶潛

停雲思親友也樽湛新醴園列初榮願言不從嘆息彌襟

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
悠邈。搔首延佇。東園之樹。枝條載榮。競用新好。以怡余情。人亦
有言。日月于征。安得從席。說彼平生。

感舊

曹顏遠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廉蔭門易軌。田實相奪移。晨風集茂
林。棲鳥去枯枝。今我唯困蒙。群士所背馳。鄉人敦懿義。濟濟蔭
光儀。對賓頌有客。舉觴詠露斯。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

傷友

白居易

陋巷孤寒士。出門苦栖栖。雖云志氣在。豈免顏色低。平生同門
友。通籍在金闈。曩昔膠漆契。邇來雲雨睽。正逢下朝歸。軒騎王
門西。是時天久陰。三日雨淒淒。蹇驢避路立。肥馬當風嘶。迴頭

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涼州。元至褒城亦寄遠遊
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又向慈恩寺裏遊。驛吏喚人驅馬去。忽
驚身已在涼州。千里神交若合符。契朋友之道不其至歟。

貴不相忘

章子厚嘗與劉子先有塲屋之舊。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蘇。以
新醞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詩曰。洞霄宮裏一閑人。東府西樞老
舊臣。多謝姑蘇賢太守。慇懃分送洞庭春。其後隔十年。子厚拜
相。亦不通問。寄書請其相忘。遠引之意。子先以詩謝曰。故人天
上有書來。責我踈愚。幽不問。兩處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
梅。塵泥自與雲霄隔。駑馬難追德驥才。莫謂無心向門下。也曾
終夕望三台。公得詩大喜。即召為宰。屬遂遷戶侍。高齋詩話

市交

羣書要語將恐將懼惟予與汝將安將樂汝轉棄予谷風有交際曰以奴顏婢膝為曉解岳峙獨立為澁抱朴子君子不以色親入情疏而貌親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表記魯連曰權交者不久貨交者不親戒子拾遺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皆乏而飽飛身名已遂張九齡書明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楊子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同上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文中子

古今事實

馮驩市喻

志相識古道上沙堤昔年洛陽社貧賤相提携今日長安道對面隔雲泥近日多如此非君獨慘悽死生不變者唯聞任與黎律詩

逢謝偃

高適

紅顏創為別白髮始相逢唯餘昔時慮無復舊時容

長安逢故人

郎士元

數年音信斷不意在長安馬上相逢久人中欲認難一官今願道雙鬢竟羞看莫問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春自憶李白

杜甫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聽舊人穆氏唱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
休唱正元供奉曲當時朝士已無多

途中寄友生

羅鄴

秋庭悵望別君初折柳分襟十載餘
相見或因中夜夢寄來多是隔年書
樽座外花空老垂釣江頭柳漸疎
裁得詩憑千里鴈吟來寧不憶吾廬

詩話

別後寄詩

元微之為御史鞫獄梓潼時白樂天尚書在都下與名輩遊慈恩寺花下小酌作詩寄微之曰花時同醉破春愁聊把花枝當

孟嘗君廢諸客皆去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且側有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而賓客皆去事之固然也

廉頗怒客

廉頗免長平歸故里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夫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我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怒乎

翟公書門

鄭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脩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

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鄭傳

失勢即去

前漢魯嬰失勢諸公引去惟灌夫獨在故二人相為引重

初附終叛

王荆公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既得位遂叛荆公聞見錄

制詞毀譽

魯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制將下往見曾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罅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益也遂罷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之魯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

晏元獻當國子京為翰苑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移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啓宴召宋出妓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餘醒猶在觀者亦駭嘆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較耶許子亦慨然而去東軒筆錄

古今文集

雜著

錢塘勤上人詩集序

蘇軾

昔翟公罷廷尉賓客無一人至者其後復用賓客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世以為口實然余常薄其為人以為客則陋矣而公

之所以待客者獨不爲小哉故太子太師歐陽公好士爲天下
第一士有一言中於道不遠千里而求之甚於士之求公以故
盡致天下豪俊自庸衆人以顯於世者固多矣然士之負公者
亦時有之蓋嘗慨然太息以人之難知爲好士者之戒意公之
於士自是少倦而其退老於潁水之上余往見之則猶論士之
賢者惟恐其不聞於世也至於負者則曰是罪在我非其過翟
公之客負公於死生貴賤之間而公之士叛公於瞬息俄頃之
際翟公罪客而公罪已與士益厚賢於古人遠矣公不喜佛老
其徒有治詩書學仁義之說者必引而進之佛者惠勤從公游
三十餘年公嘗稱之爲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公薨於
汝陰余哭之於其室其後見之語及於公未嘗不涕泣也勤因

無求於世而公又非有德於勤者其所以涕泣不忘豈爲利哉
余然後益知勤之賢使其得列於士大夫之間而從事於功名
其不負公也審矣熙寧七年余自錢塘將赴高密勤出其詩若
千篇求余文以傳於世余以爲詩非待文而傳者也若其爲人
之太畧則非斯文莫之傳也

送江秀才歸廬陵詩序

余道安

古語云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昔田常以齊相之重
封君之富邑入萬戶皆盡於賓客其食客三千有餘人遂能折
秦之謀而成齊之強一旦齊王以毀廢之客皆背文而去莫顧
文者迺知人情向背古今常然其奉位於朝毀廢而歸痛絕賓
客日尚惶懼矧敢以死生貴賤責人之交哉江君秀才文清而

識遠雖曾辱撤裾門下而亡力推致忽自廬陵涉江踰嶺惠然見顧其色温然其談毅然非仁義不出諸其口真有道不同於俗者也嗚呼常聞太將軍青任遇既衰而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得官爵唯任安不去史氏以為美談今之士大夫能為人軒輊者適肯間關千里訪我陋巷益所以知君之義增我之愧耳及其告歸以詩為送

古詩

篋篋謠

李白

感君千里遠相過晤語經旬接粹和上客杯盤秣炊黍主人門巷正張羅海山霧暗紅塵少嶺路梅黃細雨多日暮津亭送歸恨唯知極目望煙波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惟有嚴陵及光武周公稱大聖管蔡寧相容漢詔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重言託朋友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人繼其蹤

貧交行

杜甫

翻手作雲覆手雨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勿去草行

楊次公

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俗浮薄君不見長安公卿家公卿盛時客如麻公卿去後門無車又不見千里萬里江湖濱觸目悽悽無故人唯有芳草隨車輪一日還舊居門前草先鋤草於主

人實無負主人於草宜何如勿去草草無惡若比世俗浮薄

息交

羣書要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索其名樂毅

書歸去來詩請息交以絕游陶詞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詩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詩序

詩句故交不過門青草日上權李白

古今事實

著絕交論

後漢朱穆字公叔著絕交論亦矯時而作注穆與劉伯宗書曰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裘經秦入豐寺及我為

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更以謁足下相與豈永掾之徒我豈足下部欲以此謁為榮乎咄劉伯宗於此三義道何其薄哉其詩曰北山有鴟不潔其翼飛不正向寢不定息饑則木櫛飽則泥伏饕餮貪汚臭腐是食填腸滿噓嗜欲無極長嗚呼鳳謂鳳與德鳳之所趣與子異域未從此訣各自努力蓋因此而著論也

父戒其交

王恭主都二人素相友善恭父曰恐非子之福後遂不終世說

閉門却掃

敬通見抵罷歸田里閉門却掃塞門不仕江文通恨賦

古今文集

事文類聚前集

卷之二十四

七

雜著

廣絕交論

梁劉峻孝標

事源見先友門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
 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網緼於相感
 霧涌雲蒸嘖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
 皮逝而國子子產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
 婉變於墳麓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鍾鼎若
 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之雅引伯牙范張款款於
 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絡繹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
 不能測而朱益州油彘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以鷹

鸚鵡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而笑曰客所
 謂撫弦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蓋聖人
 握金鏡闡風烈龍駭蠖屈從道汚隆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
 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
 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眷而為之若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騷
 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道靈臺之下遺跡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
 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則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
 逮叔世民訛徂詐飈起溪谷不能喻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竟
 羽毛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
 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均董石
 權壓梁竇彫刻百工鑪錘萬物九域從其風塵四海疊其燠灼

靡不望影星奔籍響川驚雞人始唱鶴蓋蓋如飛鶴成陰高門
且開流水馬后車如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墮膽抽腸約同
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日勢交其流一也富將陶白
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鍾
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
鳧躍麤香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霜玉瑩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
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日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宴
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藉甚摺紳羨其登仙加以
歛頤感頰滄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辨莊子曰惠
施云黃馬騮牛三謂黃騮色為二也王褒碧雞頌叙溫郁則寒
谷成臆論嚴苦則春葩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

是有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道於雲閣攀其
鱗翼巧其餘論附騏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言託付而聲名
遠也 是日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谷歡離品物
恒性故魚以泉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同病相憐綴河上
之悲曲吳越春秋子胥曰河上之歌云同病相憐同憂相救恐
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秋隘勿頸起於苦蓋秋
隘苦蓋言貧賤時也 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
言宰嚭由五員濯漑而榮及張耳陳餘相撫持翼佐而致榮貴
是日窮交其流四也馳騫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纒
衡所以量其輕重纒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纒不能飛雖
顏冉龍翰鳳鷁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

視若游塵遇如斷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
銖續微影撒雖共工之蒐隱驩堯之掩義南荆之跋扈東陵之
巨猾皆爲匍匐委地折支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導
其誠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
而後動世毫寡忒是曰量交量度其輕重而交也其流五也凡
斯五交義均賈鬻故相談譬之於闌闌林向喻之於其醴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
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
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
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
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

所聚一釁也名陌養養貞介所蓋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爲梗
懼五交之速尤故王舟威子以楨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
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道文
麗藻方駕曹王英特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士同鄭莊之
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唇吻
朱紫由其月且於是冠蓋輻奏衣裳雲合齠髻擊鞞坐客恒滿
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堂入其奧隅謂登龍門之反至顧時增
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肩磨趨走丹墀者疊跡莫
不締恩狎結綢繆想莊惠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
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

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父宅之德嗚呼
世路嶮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斬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
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騅與麋鹿同群皦皦
然絕其黨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父執先友附

羣書要語父黨無容禮運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

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曲禮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曲禮丈人吾

父之友崔南甫穆氏四子講藝記

詩句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杜

古今事實

父黨造門

班彪家有賜書父黨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叙傳劉孝綽年十

四父繪掌制誥常使代草父黨沈約任助范雲等聞其名命駕

造焉宋本傳

友不答拜

馬援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答松去諸子問曰梁伯

孫帝婿貴重公卿莫不憚之大人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之父

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父友候問

陳蕃少時閑居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曰孺子何

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對子字交

與阿戎談 並見年齒門

往見優孟 以下係先友

優孟楚之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因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復來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為楚相盡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孫叔敖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

泣撫其子

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 春秋外傳

託以妻子

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酣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也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亂矣行三十里而聞衛亂作右宰穀臣死之成子於是迎其妻子還其廬隔宅而居之 孔叢子

賑其妻子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

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
餓暉聞堪妻孥貧窮，乃自往候視，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
送穀五十斛，帛五匹，以為常。

收養其子

處士樊英，有隣人子止英，家每醉，嗚呼。弟子陳寔問之，英曰：其
父臨死，以相委焉，故收養之。

罪不及子

嵇紹以父得罪，請居私門。山濤謂武帝曰：父子罪不相及，嵇紹
賢侔卻缺，請為祕書郎。帝曰：如卿所言，乃堪為丞，何但郎也。乃
起家為丞。

嵇紹不孤

晉山濤字巨源，與嵇康善。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
不孤矣。

道逢練裙

梁任昉子東里，西華南容北叟，並無學術，墜其家聲，流離不自
振。西華冬月着被練裙，道逢劉孝標，泫然矜之，曰：我當為卿作
論，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劉既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憐其牧豕。

陳祐年二十而孤，家貧，牧豕於長垣澤。其父之友謂曰：二千石
子而牧豕，縱子無耻，柰何？先君

教育其子

韓魏公少善尹師魯，師魯以既死，其子朴方襁褓，既長，魏公聞

於朝命之官公判北京薦為教育之如子翁所為或過舉公
掛師魯像哭之朴亦死聞見錄

嫁其二女

吳奎初與鄉人王彭年善彭年客死于京師奎使長子主喪事
周卹其家燧一女焉墓誌

庭訓其子

韓魏公留守北京李稷以國子博士為漕頗慢公公不為較待
乏甚禮俄潞公代魏公為留守未至揚言云李稷之父緝我門
下士也聞稷敢慢魏公必以父死失教至此吾視稷猶子也果
不檢將庭訓之公至北京李稷謁見坐客次父之公着道服出
語之曰而父吾客也只八拜稷不獲已如數拜之聞見錄

文集

雜著

先君墓表碑陰先友記

柳宗元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與友凡天下善士舉集焉信讓而大顯道
博而無雜今之世言友者以為端敢悉書所尤厚者附茲石以
銘于背如石

東坡云柳子厚記其先友六十七人於其墓碑之陰考
之於傳卓然知名者蓋二十人附見集末

邵氏聞見錄云柳子厚記其先友為公墓誌意欲著其
父雖不顯所交游皆天下偉人列其姓名官爵可矣又
從而譏病之何也是時子厚貶永州好譏議如此則為

尚書郎可知也退之云不自貴重者其資如此

古詩

送張興赴舉興即同年之子 劉禹錫

爾三始懸弧我作座上賓引箸舉湯餅祝辭天麒麟今成一丈
夫坎軻愁風塵長裙來謁我自號廬山人道舊與撫孤悄然傷
我神依依見眉睫默默含悲辛求懷同年友追想出谷晨三十
二君子齊飛凌煙旻曲江一會時後會已凋淪况今三十載閱
世難重陳盛時一已過來者日日新不如搖落樹重有明年春
火後見琮璜霜餘識松筠蕭機乃獨秀武抱亦絕倫爾今持我
詩西見一重臣成賢必念舊保節在安貧清時為丞相氣力侔
陶鈞乞取升斗水因之雲漢津

主賓

館賓

羣書要語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人入門而左主人就
東階客就西階曲禮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同上尊
客之前不叱狗曲禮賓有禮主則擇之隱七我有嘉賓鹿鳴有
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需魚川沫而鳥雲飛樂是賓主之
相得也韓文地主歸餼哀十一

古今事實

為東道主

燭之武曰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供其乏用僖三十

稱主人翁

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驚問曰秦相張君公聞之乎范雎曰主人翁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為御之入秦相府須賈待門下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乃吾相張君買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

食客之衆

孟嘗君田文在薛食客嘗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人人自以為親也史厨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列女傳

鷄鳴狗盜

秦昭王囚孟嘗君欲殺之客下坐有能為狗盜者夜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幸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即馳

去變姓名夜半出函谷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毛遂自贊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趙勝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有勇力文武者二十人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自贊曰臣得知錐之處囊中乃脫穎而出毛遂行左手持盤血右手招十九人曰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客皆珠履

春申君傳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奉楚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史記

食客三千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以公子賢多賓不敢加兵謀魏

馮驩彈鋏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蹻而見之置樽舍十日問傳舍長曰客何為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三劍耳又削茅之類可為繩緹把劍之虎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又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

下令逐客

李斯上秦王書曰臣聞吏議逐客切以為過矣昔繆公取由余

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不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孝公用商鞅惠王用張儀昭王得范雎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今逐客以資敵國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開館延賢

公孫弘為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俸祿皆給之其後蔡李為相客館丘墟而已

寧逢惡賓

見故人門

常置驛馬

漢鄭當時為太子舍人五日一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自常恐不徧

翟公書門 見市交門

且留東閣

薛宣為丞相朱雲往見之宣謂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閣可
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廼欲相吏耶 雲傳

倒屣出迎

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
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 後漢書

坐上客滿

北海孔融性寬容好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
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

盛禮待客

崔瑗字子玉愛士好賓客盛修饋膳或言其太奢瑗聞之怒勅
妻子曰吾并日而食以供賓客而反以獲譏士大夫不足養如
此後勿過以菜具無為諸子所嗤也 華嶠書

賓主相忘

諸葛孔明每至龐德公獨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
詣德公值其在家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
直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
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

無主客禮

許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陳元龍元龍無主客之禮久不相與
語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劉備聞此語謂汜曰今天下大亂

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卧君於地何但上下床之間耶魏志

設薄主人

李勝出為荊州刺史往辭司馬懿懿陽為昏謬亂其詞因欲自
力設薄主人生死共別

豐豐逼人

謝安弱冠詣王濛濛曰此客豐豐為來逼人

有此客不

謝安造桓溫溫甚喜言平生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
我有此客不

不妄通賓

袁紹居洛陽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見英雄傳

見薄不耻

步騭避難江東與廣陵衛旌俱以種瓜自給會稽焦征羗名矯
郡之豪族懼其見侵乃共脩刺奉瓜以獻征羗作食身饗太家
殺膳車資設席置地坐騭旌於牖外以小盤飯與之惟菜茹而
已旌不能食騭取致飽乃出旌怒曰何能忍此騭曰吾等貧賤
主人以貧賤遇之宜也當何所耻

噉粗不耻

宗慤任氣好武不為鄉曲所知鄉人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必
方丈而為慤設粟米菜菹謂客曰宗軍人貫噉粗食慤致飽而
退它日為豫州刺史業為慤長史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為嫌

避遠賓客

唐蕭俛位宰相性簡潔以聲利為汚既老家於洛歲時賓客請謝以為煩乃舍濟源墅自放山野獲游窮年

欲授子經以下係館賓

漢孫寶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菑欲令授子經更為館舍儲峙不能禮賢

謝方明為會稽太守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知賞時何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日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見遇長瑜當今仲宣而館以不客之食尊既不

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

教諸生嚴

呂正獻公通判穎州歐陽文忠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名千之伯強客文忠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先生方畧降詞色時正獻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眾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交兒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鮮矣家傳

館於府第

薛簡肅公知成都范蜀公方為舉子一見愛之館於府第但與子弟講學每日范君廊廟人也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師客也簡肅公還朝載蜀公

以去或問簡肅曰自成都歸得何奇物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備人耳聞見錄

子陪大祝

富鄭公之父甚貧客呂文穆公門下一日白公曰有子十歲許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大祝公許之子鄭公也文穆見之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公供給甚厚後鄭公兩入相聞見錄

女嫁門賓

孫賁公素昔為程宣徽門省後娶程公之女性極妬悍坡嘗以詩戲之

狎遊縱飲

滕達道龍圖布衣時嘗為范文正公門客時范公尹京而滕方

年少頗不羈往往潛出狎邪縱飲范公病之一夕至書室中滕已出矣因明燭觀書以俟意將媿之至夜分乃大醉而歸范公陽不視以觀其所為滕畧無慚懼長揖而問曰公所讀者何書也曰漢書也復問漢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伯完編

館賓教走

蔡京晚歲漸覺事勢狼狽亦有隱憂其從子應之自興化來因訪問近日有甚人才應之愕然曰天下人才出在太師錫鑄中其何人敢當此問京曰不然覺得日前盡是面諛脫取官職去做底人恐山林間有人才欲得知應之曰太師之問及此則某不敢不對福州有張鬻字柔直者抱負不苟時適到部京遂賓致之為塾客然亦未暇與之相接柔直以師道自居待諸生嚴

厲諸生已不能堪。一日呼之來前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曰。其
等常聞先生長者之教。但令緩行。柔直曰。天下被汝翁侮壞了。
非晚賊發。首先到汝家。汝曹若學得走。緩急可以逃。死諸子大
驚。走告京曰。先生忽心恙如此。京聞之。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
即入書院。與柔直傾倒。因訪策焉。柔直曰。今日救時。已是遲了。
只有收拾人才。是第一義。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龜山為對。龜
山自是有召命。朱子語錄

古今文集

雜著

東北道主

秦晉圖鄭。鄭人謂秦。蓋合鄭以為東道主。蓋鄭在秦之東。故云。

今世稱主人為東道者。此也。東漢載北道主人。乃有三事。常山
大守鄧晨會光武於鉅鹿。請從擊邯鄲。光武曰。信卿以一身從
我。不如以一郡為北道主人。又光武至薊。將欲南歸。耿弇以為
不可。官屬腹心皆不肯。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彭寵將反。光
武問朱浮。浮曰。大王倚寵為北道主人。今既不效。所以失。至後
人罕引用之。容齋隨筆

古詩

寄黃充

陳師道

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

絕句

陳師道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逢每如此好懷百
歲幾時開

詩話

賓客炎涼

唐李適之在相位每退朝則邀賓客諧謔賦詩曾不避李林甫
之害嘗為詩曰朱門長不閉親友恣相過年今將半百不樂待
如何及罷相又為詩曰避權仍罷相樂聖且啣盃借問門前客
今朝幾箇來及死非其罪時人冤之

贈以女奴以下係館賓

韓魏公出鎮中山有門客夜踰墻出娼家公知作種竹詩以警
之曰慙慙洗濯加培埴莫遣在枝亂出墻門客自愧作詩云主

人若也憐高節莫為狂枝贈斧斤公置一女奴贈之青瑣集

庖蛙煎鱸

山谷戲答史應之云歲晚亦無難可割庖蛙煎鱸薦松醪以應
之嘗授館於人為童子師故云尔前輩嘗有詩曰來朝為送先
生飯一夜沁溪捉鱸魚

館賓為守

趙平叔客漣水軍郡守召致門下數年平叔以館職守漣水後
守以所居為豹隱堂石曼卿詩云熊飛清渭逢何暮龍卧南陽
去不還年少客遊今郡守蔚然惟在立談間

館賓遭遇

王奇漢謀有聲場屋為李文定客文定薨乃章聖臨奠見屏間

有詩云鴈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愛之即召見占對
稱旨特許赴殿試謝詩曰不拜春官為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05469